

第三回

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

话说申侯进表之后，有人在镐京探信，闻知幽王命虢公为将，不日领兵伐申，星夜奔回，报知申侯。申侯大惊曰：“国小兵微，安能抵敌王师？”大夫吕章进曰：“天子无道，废嫡立庶，忠良去位，万民皆怨，此孤立之势也。今西戎兵力方强，与申国接壤，主公速致书戎主，借兵向镐，以救王后，必要天子传位于故太子，此伊周之业也。语云‘先发制人’，机不可失。”申侯曰：“此言甚当。”遂备下金缯一车，遣人赍书与犬戎借兵，许以破镐之日，府库金帛，任凭搬取。戎主曰：“中国天子失政，申侯国舅，召我以诛无道，扶立东宫，此我志也。”遂发戎兵一万五千，分为三队，右先锋亨丁，左先锋满也速，戎主自将中军。枪刀塞路，旌旆蔽空，申侯亦起本国之兵相助，浩浩荡荡，杀奔镐京而来。出其不意，将王城围绕三匝，水息不通。

幽王闻变，大惊曰：“机不密，祸先发，我兵未起，戎兵先动，此事如何？”虢石父奏曰：“吾王速遣人于骊山举起烽烟，诸侯救兵必至，内外夹攻，可取必胜。”幽王从其言，遣人举烽。诸侯之兵，无片甲来者，盖因前被烽火所戏，是时又以为诈，所以皆不起兵也。幽王见救兵不至，犬戎日夜攻城，即谓石父曰：“贼势未知强弱，卿可试之。朕当简阅壮勇，以继其后。”虢公本非能战之将，只得勉强应命，率领兵车二百乘，开门杀出。申侯在阵上望见石父出城，指谓戎主曰：“此欺君误国之贼，不可走了。”戎主闻之曰：“谁为我擒之？”亨丁曰：“小将愿往。”舞刀拍马，直取石父，斗不上十合，石父被亨丁一刀斩于车下。戎主与满也速一齐杀将前进，喊声大举，乱杀入城，逢屋放火，逢人举刀，连申侯也阻当他不往，只得任其所为，城中大乱。幽王未及闯军，见势头不好，以小车载褒姒和伯服，开后宰门出走。司徒郑伯友自后赶上，大叫：“吾王勿惊，臣当保驾。”出了北门，迤迳望骊山而去。途中又

遇尹球来到，言：“犬戎焚烧宫室，抢掠库藏，祭公已死于乱军之中矣。”幽王心胆俱裂。郑伯友再令举烽，烽烟透入九霄，救兵依旧不到。犬戎兵追至骊山之下，将骊宫团团围住，口中只叫：“休走了昏君！”幽王与褒姒唬做一堆，相对而泣。郑伯友进曰：“事急矣，臣拚微命保驾，杀出重围，竟投臣国，以图后举。”幽王曰：“朕不听叔父之言，以至于此。朕今日夫妻父子之命，俱付之叔父矣。”当下郑伯教人至骊宫前，放起一把火来，以惑戎兵，自引幽王从宫后冲出。郑伯手持长矛，当先开路，尹球保著褒后母子，紧随幽王之后。行不多步，早有犬戎兵拦住，乃是小将古里赤。郑伯咬牙大怒，便接住交战。战不数合，一矛刺古里赤于马下，戎兵见郑伯骁勇，一时惊散。约行半里，背后喊声又起，先锋李丁引大兵追来。郑伯叫尹球保驾先行，亲自断后，且战且走。却被犬戎铁骑横冲，分为两截。郑伯困在垓心，全无惧怯，这根矛神出鬼没，但当先者无不著手。犬戎主教四面放箭，箭如雨点，不分玉石，可怜一国贤侯，今日死于万镞之下。左先锋满也速，早把幽王车仗掳住。犬戎主看见袞袍玉带，知是幽王，就车中一刀砍死，并杀伯服。褒姒美貌饶死，以轻车载之，带归毡帐取乐。尹球躲在车箱之内，亦被戎兵牵出斩之。

统计幽王在位共一十一年。因卖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，拾取清水河边妖女，逃于褒国，此女即褒姒也，蛊惑君心，欺凌嫡母，害得幽王今日身亡国破。昔童谣所云：“月将升，日将没，弧箕箒，实亡周国。”正应其兆，天数已定于宣王之时矣。东屏先生有诗曰：

多方图笑掖庭中，烽火光摇粉黛红。

自绝诸侯犹似可，忍教国祚丧羌戎。

又陇西居士咏史诗曰：

骊山一笑犬戎嗔，弧矢童谣已验真。

十八年来犹报应，挽回造化是何人？

又有一绝，单道尹球等无一善终，可为奸臣之戒。诗云：

巧话谗言媚暗君，满图富贵百年身。

一朝骈首同诛戮，落得千秋骂佞臣。

又有一绝，咏郑伯友之忠。诗曰：

石父捐躯尹氏亡，郑桓今日死勤王。

三人总为周家死，白骨风前那个香？

且说申侯在城内，见宫中火起，忙引本国之兵入宫，一路扑灭，先将申后放出冷宫。巡到琼台，不见幽王、褒姒踪迹。有人指说：“已出北门去矣。”

料走骊山，慌忙追赶。于路上正迎著戎主，车马相凑，各问劳苦。说及昏君已杀，申侯大惊曰：“孤初心止欲纠正王慝，不意遂及于此。后世不忠于君者，必以孤为口实矣。”亟令从人收殓其尸，备礼葬之。戎主笑曰：“国舅所谓妇人之仁也。”

却说申侯回到京师，安排筵席，款待戎主。库中宝玉，搬取一空，又敛聚金缯十车为赠，指望他满欲而归。谁想戎主把杀幽王一件，自以为不世之功，人马盘踞京城，终日饮酒作乐，绝无还军归国之意。百姓皆归怨申侯。申侯无可奈何，乃写密书三封，发人往三路诸侯处，约会勤王。那三路诸侯？北路晋侯姬仇，东路卫侯姬和，西路秦君嬴开。又遣人到郑国，将郑伯死难之事，报知世子掘突，教他起兵复仇。不在话下。

单说世子掘突，年方二十三岁，生得身長八尺，英毅非常。一闻父亲战死，不胜哀愤，遂素袍缟带，帅车三百乘，星夜奔驰而来。早有探马报知犬戎主，预作准备。掘突一到，便欲进兵。公子成谏曰：“我兵兼程而进，疲劳未息，宜深沟固垒，待诸侯兵集，然后合攻，此万全之策也。”掘突曰：“君父之仇，礼不反兵。况犬戎志骄意满，我以锐击惰，往无不克。若待诸侯兵集，岂不慢了军心？”遂麾军直逼城下。城上偃旗息鼓，全无动静。掘突大骂：“犬羊之贼，何不出城决一死战？”城上并不答应。掘突喝教左右打点攻城。忽闻丛林深处，巨锣声响，一枝军从后杀来。乃犬戎主定计，预先埋伏在外者。掘突大惊，慌忙挺枪来战。城上巨锣声又起，城门大开，又有一枝军杀出。

掘突前有孛丁，后有满也速，两下夹攻，抵当不住，大败而走。戎兵追赶三十余里方回。掘突收拾残兵，谓公子成曰：“孤不听卿言，以至失利，今计将何出？”公子成曰：“此去濮阳不远，卫侯老诚经事，何不投之？郑卫合兵，可以得志。”掘突依言，吩咐望濮阳一路而进。约行二日，尘头起处，望见无数兵车，如墙而至，中间坐著一位诸侯，锦袍金带，苍颜白发，飘飘然有神仙之态。那位诸侯，正是卫武公姬和，时已八十余岁矣。掘突停车高叫曰：“我郑世子掘突也。犬戎兵犯京师，吾父死于战场，我兵又败，特来求救。”武公拱手答曰：“世子放心，孤倾国勤王，闻秦、晋之兵，不久亦当至矣，何忧犬羊哉！”掘突让卫侯先行，拨转车辕，重回镐京，离二十里，分两处下寨。教人打听秦、晋二国起兵消息，探子报道：“西角上金鼓大鸣，车声轰地，绣旗上大书‘秦’字。”武公曰：“秦爵虽附庸，然习于戎俗，其兵勇悍善战，犬戎之所畏也。”言未毕，北路探子又报：“晋兵亦至，已于北门立寨。”武公大喜曰：“二国兵来，大事济矣。”即遣人与秦、晋二君相闻。须臾之间，二君

皆到武公营中，互相劳苦。二君见掘突浑身素缟，问：“此位何人？”武公曰：“此郑世子也。”遂将郑伯死难，与幽王被杀之事，述了一遍，二君叹息不已。武公曰：“老夫年迈无识，止为臣子，义不容辞，勉力来此，扫荡腥膻，全仗上国。今计将安出？”秦襄公曰：“犬戎之志，在于剽掠子女金帛而已。彼谓我兵初至，必不提防，今夜三更，宜分兵东南北三路攻打，独缺西门，放他一条走路。却教郑世子伏兵彼处，候其出奔，从后掩击，必获全胜。”武公曰：“此计甚善！”

话分两头。再说申侯在城中闻知四国兵到，心中大喜。遂与小周公咺密议：“只等攻城，这里开门接应。”却劝戎主先将宝货金缯，差右先锋亭丁分兵押送回国，以削其势；又教左先锋满也速尽数领兵出城迎敌。犬戎主认作好话，一一听从。却说满也速营于东门之外，正与卫兵对垒，约会明日交战，不期三更之后，被卫兵劫入大寨，满也速提刀上马，急来迎敌。其奈戎兵四散乱窜，双拳两臂，撑持不住，只得一同奔走。三路诸侯，呐喊攻城，忽然城门大开，三路军马一拥而入，毫无撑御，此乃申侯之计也。戎主在梦中惊觉，跨著划马，径出西城，随身不数百人。又遇郑世子掘突拦住厮杀。正在危急，却得满也速收拾败兵来到，混战一场，方得脱身。掘突不敢穷追，入城与诸侯相见，恰好天色大明。褒姒不及随行，自缢而亡。胡曾先生有诗叹云：

锦绣围中称国母，腥膻队里作番婆。

到头不免投缯苦，争似为妃快乐多！

申侯大排筵席，管待四路诸侯。只见首席卫武公推箸而起，谓诸侯曰：“今日君亡国破，岂臣子饮酒之时耶？”众人齐声拱立曰：“某等愿受教训。”武公曰：“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今故太子在申，宜奉之以即王位，诸君以为如何？”襄公曰：“君侯此言，文、武、成、康之灵也。”世子掘突曰：“小子身无寸功，迎立一事，愿效微劳，以成先司徒之志。”武公大喜，举爵劳之。遂于席上草成表章，备下法驾。各国皆欲以兵相助。掘突曰：“原非赴敌，安用多徒？只用本兵足矣。”申侯曰：“下国有车三百乘，愿为引导。”次日，掘突遂往申国，迎太子宜臼为王。

却说宜臼在申，终日纳闷，不知国舅此去，凶吉如何。忽报郑世子赍著国舅申侯同诸侯连名表章，奉迎还京，心下倒吃了一惊。展开看时，乃知幽王已被犬戎所杀，父子之情，不觉放声大哭。掘突奏曰：“太子当以社稷为重，望早正大位，以安人心。”宜臼曰：“孤今负不孝之名于天下矣。事已如此，只

索起程。”不一日，到了镐京。周公先驱入城，扫除宫殿。国舅申侯引著卫、晋、秦三国诸侯，同郑世子及一班在朝文武，出郭三十里迎接，卜定吉日进城。宜臼见宫室残毁，凄然泪下。当下先见了申侯，禀命过了，然后服衮冕告庙，即王位，是为平王。

平王升殿，众诸侯百官朝贺已毕。平王宣申伯上殿，谓曰：“朕以废弃之人，获承宗祧，皆舅氏之力也。”进爵为申公。申公辞曰：“赏罚不明，国政不清，镐京亡而复存，乃众诸侯勤王之功。臣不能禁戢犬戎，获罪先王，臣当万死，敢领赏乎？”坚辞三次，平王令复侯爵。卫武公又奏曰：“褒姒母子恃宠乱伦，虢石父、尹球等欺君误国，虽则身死，均当追贬。”平王一一准奏。卫侯和进爵为公，晋侯仇加封河内附庸之地。郑伯友死于王事，赐谥为桓，世子掘突袭爵为伯，加封祊田千顷。秦君原是附庸，加封秦伯，列于诸侯。小周公咺拜太宰之职。申后号为太后。褒姒与伯服，俱废为庶人。虢石父、尹球、祭公，姑念其先世有功，兼死于王事，止削其本身爵号，仍许子孙袭位。又出安民榜，抚慰京师被害百姓。大宴群臣，尽欢而散。有诗为证：

百官此日逢恩主，万姓今朝喜太平。

自是累朝功德厚，山河再整望中兴。

次日，诸侯谢恩，平王再封卫侯为司徒，郑伯掘突为卿士，留朝与太宰咺一同辅政。惟申、晋二君，以本国迫近戎、狄，拜辞而归。申侯见郑世子掘突英毅非常，以女妻之，是为武姜。此话搁过不提。

却说犬戎自到镐京扰乱一番，识熟了中国的道路，虽则被诸侯驱逐出城，其锋未曾挫折，又自谓劳而无功，心怀怨恨，遂大起戎兵，侵占周疆，岐丰之地，半为戎有。渐渐逼近镐京，连月烽火不绝。又宫阙自焚烧之后，十不存五，颓墙败栋，光景甚是凄凉。平王一来府库空虚，无力建造宫室，二来怕犬戎早晚入寇，遂萌迁都洛邑之念。一日朝罢，谓群臣曰：“昔王祖成王，既定镐京，又营洛邑，此何意也？”群臣齐声奏曰：“洛邑为天下之中，四方入贡，道里适均，所以成王命召公相宅，周公兴筑，号曰东都，宫室制度，与镐京同。每朝会之年，天子行幸东都，接见诸侯，此乃便民之政也。”平王曰：“今犬戎逼近镐京，祸且不测，朕欲迁都于洛何如？”太宰咺奏曰：“今宫阙焚毁，营建不易，劳民伤财，百姓嗟怨。西戎乘衅而起，何以御之？迁都于洛，实为至便。”两班文武，俱以犬戎为虑，齐声曰：“太宰之言是也。”

惟司徒卫武公低头长叹。平王曰：“老司徒何独无言？”武公乃奏曰：“老臣年逾九十，蒙君王不弃老耄，备位六卿。若知而不言，是不忠于君也；若

违众而言，是不和于友也。然宁得罪于友，不敢得罪于君。夫镐京左有崤、函，右有陇蜀，披山带河，沃野千里，天下形胜，莫过于此。洛邑虽天下之中，其势平衍，四面受敌之地，所以先王虽并建两都，然宅西京，以振天下之要，留东都以备一时之巡。吾王若弃镐京而迁洛，恐王室自是衰弱矣！”平王曰：“犬戎侵夺岐丰，势甚猖獗，且宫阙残毁，无以壮观。朕之东迁，实非得已。”武公奏曰：“犬戎豺狼之性，不当引入卧内。申公借兵失策，开门揖盗，使其焚烧宫阙，戮及先王，此不共之仇也。王今励志自强，节用爱民，练兵训武，效先王之北伐南征，俘彼戎主，以献七庙，尚可湔雪前耻。若隐忍避仇，弃此适彼，我退一尺，敌进一尺，恐蚕食之忧，不止于岐丰而已。昔尧、舜在位，茅茨土阶，禹居卑宫，不以为陋。京师壮观，岂在宫室？惟吾王熟思之。”太宰咺又奏曰：“老司徒乃安常之论，非通变之言也。先王怠政灭伦，自招寇贼，其事已不足深咎。今王扫除煨烬，仅正名号，而府库空虚，兵力单弱。百姓畏惧犬戎，如畏豺虎，一旦戎骑长驱，民心瓦解，误国之罪，谁能任之？”武公又奏曰：“申公既能召戎，定能退戎。王遣人问之，必有良策。”正商议间，国舅申公遣人赍告急表文来到。平王展开看之，大意谓：“犬戎侵扰不已，将有亡国之祸。伏乞我王怜念瓜葛，发兵救援。”平王曰：“舅氏自顾不暇，安能顾朕？东迁之事，朕今决矣。”乃命太史择日东行。卫武公曰：“臣职在司徒，若主上一行，民生离散，臣之咎难辞矣。”遂先期出榜示谕百姓：“如愿随驾东迁者，作速准备，一齐起程。”祝史作文，先将迁都缘由，祭告宗庙。

至期，大宗伯抱著七庙神主，登车先导，秦伯嬴开闻平王东迁，亲自领兵护驾，百姓携老扶幼，相从者不计其数。当时宣王大祭之夜，梦见美貌女子，大笑三声，大哭三声，不慌不忙，将七庙神主，捆著一束，冉冉望东而去。大笑三声，应褒姒骊山烽火戏诸侯事；大哭三声者，幽王、褒姒、伯服三命俱绝；神主捆束往东，正应今日东迁，此梦无一不验。又太史伯阳父辞云：“哭又笑，笑又哭，羊被鬼吞，马逢犬逐。慎之，慎之！弧箕箒。”羊被鬼吞者，宣王四十六年遇鬼而亡，乃己未年。马逢犬逐，犬戎入寇，幽王十一年庚午也。自此西周遂亡，天数有定如此，亦见伯阳父之神占矣。东迁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